

母親真的老了，變得孩子般纏人，每次打電話來，總是滿懷熱誠地問：「你什麼時候回家？」

且不論相隔一千多里路，要轉三次車，光是工作、孩子已經讓我分身無術，哪裡還抽得出時間回家。母親的耳朵不好，我解釋了半天，她仍舊熱切地問：「你什麼時候能回來？」

幾次三番，我終於沒有了耐心，在電話裏衝母親大聲嚷嚷，她終於聽明白，默默掛了電話。

隔幾天，母親又問同樣的問題，只是那語調怯怯地，沒有了底氣。像個不甘心的孩子，明知問了也是白問，可就是忍不住。我心一軟，沉吟了一下。母親見我沒有煩，立刻開心起來。

她欣喜地向我描述：「後院的石榴都開花了，西瓜快熟了，你回來吧。」我為難地說：「那麼忙，怎麼能請得上假呢！」她急急地說：「你就說媽媽得了癌，只有半年的活頭了！」我立刻責怪她胡說，她呵呵地笑了。

小時候，每逢颶風下雨，我不想去上學，便裝肚子疼，被母親識破，挨了一頓好罵。現在老了，她反而教著女兒說謊了，我又好氣又好笑。這樣的問答不停地重複著，我終於不忍心，告訴她下個月一定回去，母親竟高興得哽咽起來。

可不知怎麼了，永遠都有忙不完的事，每件事都比回家重要，最後，到底沒能回去。

電話那頭的母親，仿佛沒有力氣再說一個字，我滿懷內疚：「媽，生氣了吧？」

母親這一回聽真了，她連忙說：「孩



子，我沒有生你的氣，我知道你忙。」

可是沒幾天，母親的電話催得越發緊了。她說，葡萄熟了，梨熟了，快回來吃吧。我說，有什麼稀罕，這裏滿大街都是，花個十元八元就能吃個夠。母親不高興了，我又耐下性子來哄她：「不過，那些東西都是化學肥和農藥餵大的，哪有你種的好呢。」母親得意地笑起來。

星期六那天，氣溫特別高，我不敢出門，開了空調在家裏呆著。孩子嚷嚷雪糕沒了，我只好下樓去超市買。在暑氣蒸騰的街頭，我忽然就看見了母親的背影。看樣子她剛下車，胳膊上挎著個籃子，背上背著沉甸甸的袋子，她彎著腰，左躲右閃著，怕別人碰了她的東西。在擁擠的人流裏，母親每走一步都很吃力。

我大聲地叫她，她急急抬起滿是熱汗的臉，四處尋找，看見我走過來，竟驚喜地說不出話來。

一回到家，母親就喜滋滋地往外捧那些東西。她的手青筋暴露，十指上都纏著膠布，手背上有結了痂的血口子。

母親笑著對我說：「吃呀，你快吃呀，這全是我挑出來的。」

我這沒有出過遠門的母親，只為著我的一句話，便千里迢迢地趕了來。她坐的是最便宜、沒有空調的客車，車上又熱又擠，但那些水靈靈的葡萄和梨子都完好無損。

我想像不出，她一路上是如何過來的，我只知道，在這世上，凡有母親的地方就有奇蹟。

母親只住了三天，她說我太辛苦，起早貪黑地上班，還要照顧孩子，她乾著急卻幫不上忙。城裏的廚房設施，她一樣也不敢碰，生怕弄壞了。她自己悄悄去訂了票，又悄悄地一個人走。才回去一星期，母親又說想我了，不住地催我回家。

我苦笑：「媽，你再耐心一些吧！」

第二天，我接到姨媽的電話：「你媽媽病了，你快回來吧。」

我急得眼前發黑，淚眼婆娑地奔到車站，趕上

了最後一趟車。一路上，我心裏不住地祈禱。我希望這是母親騙我的，我希望她好好的。我願意聽她的嘮叨，願意吃光她給我做的所有飯菜，願意經常抽空來看她。此時，我才知道，人活到八十歲也是需要母親的。

車子終於到了村口，母親小跑著過來，滿臉的笑。我抱住她，又想哭又想笑，嗔怪道：「你說什麼不好，說自己有病，虧你想得出！」

受了責備的母親，仍然無限地歡喜，她只是想看到我。

母親親呵呵地忙進忙出，擺了一桌子好吃的東西，等著我的誇獎。我毫不留情地批評：「紅豆粥煮糊了；水煎包子的皮太厚；滷肉味道太鹹。」

母親的笑容頓時變得尷尬，她無奈地搔著頭。我心裏暗笑，我知道，一旦我說什麼東西好吃，母親非得逼我吃一大堆，走的時候還要帶上就這，我被她餵得肥肥白白，怎麼都瘦不下去。而且，不貶低她，我怎麼有機會佔領灶台呢？

我給母親做飯，跟她聊天，母親長時間地凝視著我，眼裏滿是疼愛。無論我說什麼，她都虔誠地半張著嘴，側著耳朵凝神地聽，就連午睡，她也坐在床邊，笑咪咪地看著我。

我說：「既然這麼疼我，為什麼不跟著我住呢？」她說住不慣城裏的高樓。沒呆幾天，我就急著要回去，母親苦苦央求我再住一天。

她說，今早已託人到城裏買菜了，一會兒準能回來，她一定要好好給我做頓飯。

縣城離這兒九十多里路，母親要把所有她認為好吃的東西都弄回來，讓我吃下去，她才能心安。從姨媽家回來的時候，母親精心準備的菜餚，終於端上了桌，我不禁驚詫——魚鱗沒有刮盡，雞塊上是細密的雞毛、香油金針菇裏居然有頭髮絲。無論是葷的還是素的，都讓人無法下箸。母親年輕時那麼愛乾淨，如今老了竟邋遢得

這樣。

母親見我挑來挑去就是不吃，她心疼地妥協了，送我去坐夜班車。

天很黑，母親挽著我的胳膊。她說，你走不慣鄉下的路。她陪我上了車，不住地囑咐東囑咐西，車子都開了，才急著下去，衣角卻被車門夾住，險些摔倒。

我哽咽著，趴在車窗上大叫：「媽，你小心些！」

她沒聽清楚，邊追著車跑邊喊：「孩子，我沒有生你的氣，我知道你忙！」

這一回，母親仿佛滿足了，她竟沒有再催過我回家，只是不斷地對我說些開心的事：「家裏又添了隻很乖的小牛犢；明年開春，她要在院子裏種好多好多的花。」

聽著聽著，我心裏一片溫暖。

到年底，我又接到姨媽的電話。她說：「你媽媽病了，快回來吧。」

我哪裡相信，我們前天才通的話，母親說自己很好，叫我不掛念。

姨媽只是不住地催我，半信半疑的我還是回去了，並且買了一大袋母親愛吃的油糕。

車到村頭的時候，我伸長脖子張望著，母親沒來接我，我心裏忽地就有了種不祥的預感。姨媽告訴我，給我打電話的時候，母親就已經不在了，她走得很安詳。

半年前，母親就被診斷出了癌症，只是她沒有告訴任何人，仍和平常一樣樂呵呵地忙裏忙外並且把自己的後事都安排妥當了。

姨媽還告訴我，母親老早就患了眼疾，看東西很費勁。我緊緊地把那袋油糕抱在胸前，一顆心仿佛被人挖走。

原來，母親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才不住地打電話叫我回家，她想再多看我幾眼，再和我多說幾句話。

原來，我挑剔著不肯下箸的飯菜，是她在視力模糊的情況下做的，我是多麼的粗心！

我走的那個晚上，她一個人是如何摸索到家，她跌倒了沒有，我永遠都無從知道了。

母親，在生命最後的時光裏，還快樂地告訴我，牽牛花爬滿了舊煙囪，扁豆花開得像我小時候穿的紫衣裳。

你留下所有的愛，所有的溫暖，然後安靜地離開。我知道，你是這世上唯一不會生我氣的人，唯一肯永遠等著我的人也就是仗著這份寵愛，我才敢讓你等了那麼久。

可是，母親啊，我真的有那麼忙嗎？

好好活着就是愛母親

21年前的3月26日凌晨，一個年輕男人躺在了山海關的鐵軌上，一輛呼嘯而來的火車碾軋過他的身體。那天，正好是他25歲生日。

這個男人，就是寫過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》的海子。這個一生都在用飽含汁液的聲音，呼喚生長糧食和蔬菜而匍匐在大地的詩人，用這種殘酷的方式，結束了自己短短的一生。然而這個叫做查海生的孩子，他在另一個世界不會知道，在他生日那天早晨，母親已經在鄉下的炊煙中熬好了一鍋紅米粥，以這種傳統的方式為在北京的兒子默默祝福。

當冰涼的鐵軌上躺著一個血腥的生命，一個母親的心再也經不起碾軋。在生日那天結束自己的生命，也許，這是世界上最讓一個母親心碎的事情。

在那個雨水淅瀝的

海生15歲便考進了北京大學，一個村子沸騰了，整個縣城轟動了，母親挨家挨戶發放她深夜蒸好的白糕。這個兒子畢業以後，在北京成了一位詩人。第一次去北京，看見兒子留那麼長的頭髮，母親只是笑咪咪地說：「海生，去剪了吧！」母親走的那天，這位貧困的詩人找人借了300元錢，執意推進了母親的包里。母親的那個包，裝了家裡的50個雞蛋，母親在鄉下為兒子養了一群小雞。經過了幾天幾夜火車的顛簸，到了北京，居然一個也沒有破。母親一直把裝著雞蛋的布包攬在懷裡，因為她相信，兒子每吃下一個雞蛋，他蒼白的臉色就會多一絲紅潤。

兒子塞給她的那300元錢，聽說至今還在80歲的母親懷裡揣著。母親說，等她去世以後，用兒子的這300元錢送她上路，就夠了。

海子自殺後，很多人驚呼，這是一顆彗星的隕落。然而，在母親眼睛里，根本沒有彗星，只有連著她心房的一個生命。在母親耳畔響起的，只有一個孩子在夢囈里的啼哭。一個國家，可以失去一位詩人；而一個母親，根本不能失去孩子。海子，他把最疼痛的一首詩，沒有寫進他歌頌的土地里，而是嵌進了一個母親疼痛的血脈里，心房中。

所以，在春天里懷念這樣一位詩人，其實對母親來說，更像一種剜肉剔骨的酷刑。浩瀚無際的天空對廣袤無垠的大地，如何表達深沉的愛意與溫柔的呢喃，我以為，那是密集的、輕盈的雨水與雨絲。那麼，一個孩子對母親，如何表達最深的愛呢？答案只有一個：好好活着，就是對母親的愛。再沒有比一個健康美好的生命，讓孕育了生命的母親更幸福的了。

母親節感恩隨想

有一個女人，她永遠佔居在你心最柔軟的地方，她願用自己的一生去愛你；有一種愛，它讓你肆意索取和享用，卻不要你任何回報——這一個人，叫「母親」，這一種愛，叫「母愛」。

在夢里，我依稀中看見媽媽日漸消瘦的身影向我走來，一手拿著我愛吃的食物，一手拿著我喜歡的衣服。就在這突然而至的夢境里我的心好疼。因為我看到了母親滿臉的皺紋上帶着的是幸福的微笑，那一道道歲月刻畫下來的滄桑痕迹都化做了一種滿足。

母親蒼白的髮絲拂過我的臉龐，於是我匆匆的伸手，抓到的卻只是一把從窗外飛過的揚花。頓時的驚醒，讓我想起自己是離開家鄉在外地求學。還記得那一次的離開，疾駛的火車將母親的影子拉的悠長悠長。看着車窗外她顛簸的腳步，我無言的沉默。眼淚不爭氣的滑過臉頰。在淚水里，我看到了很遠很遠的時候的母親，小時候哄著小曲兒讓我入睡的母親，耐心的拿著勺子喂我吃飯時的母親，為了我能有一個好的生活環境而日夜奔波的母親……

看著那些時候的母親，面對這個日見蒼老的背影，數著它額頭上越來越深的皺紋。我才知道，母親在走向黃昏。可母親，你心里想什麼，真正需要什麼，我一無所知。自私的我只想留住青春的腳步，讓它慢點再慢點，卻忽略了您的歲月。恍然間我想起了一句話：我們要用角色互換的心情去照料他們，才會有耐心、才不會有怨言！我不善於當面表達的人，深愛著母親卻從未說過「我愛你，媽媽！」我知道母親的眼神，母親的話語，母親的動作，都包含着對我的深深的、無私的愛，可是我從來也沒有表示過感謝，更沒有說愛她，我不知道母親是不是很失望？但是我會積極的努力的去表達，不能當面說，我就寫，寫書信，寫E-mail，寫文章。我想母親一定明白我的心！

母親總是默默地勞作著，如千千萬萬個家庭主婦……

母親頭髮蒼白，衣着樸實，寬容而樂觀……母親母親老了，我可以看見了她額頭上的那幾道皺紋，不很深，可是很明顯……

回思這些，倍感自己為你做的太少，才深感這種愛的深廣、溫馨、清醇、持久、執著……

回想起母親的歲月，似乎沒有拒絕過任何一個兒子的要求。平常的生活中，雖然有時有些嘮叨。但她完全是為了我們好呀！這么多年來我從



來沒有向您表達過什麼，那不代表我什麼都不知道不懂得！我希望生命沒有終點，讓我們能永遠幸福的走在母愛的大路上。

那次和母親閒談時，媽媽很平淡的和我說，父母之于兒女就像是瓜與籽，永遠只是瓜包含着籽而沒有籽含着瓜的。我的心就在那一刻融化了。我想大聲的告訴母親，不是這樣子的，我心里永遠都藏著你。可是我軟綿無力，這句話是那么的沒有厚度。我只能無言以對。在母親面前我太多的時候是無言以對。正是由於這個無言我知道最博大的愛就是父母對於子女的愛，如天地之于萬物，每時每刻都傾注愛心，但從來都沒有要求回報。為人子女者總有一天會為人父人母，千萬要記住，我們會長大，父母會變老，對愛的回報，永遠不要遲，也永遠不要有所終結。

又是一個母親節來了，我的媽媽又老了一歲。可是媽媽並不在乎這一年的歲月，她在這一天快樂著，因為終於可以看到兒女們的有所表示了。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些年輕人是可笑的，也是可惡的。在日常生活的太多時候，只有在這種特別的日子里，才想起父母的愛，才想起父母偉大、才會覺得父母的可愛。過了這天，這一切又會的模糊了，那份愛，那個影就會如煙風散。我為自己所追求的形式所羞耻，也為自己可笑的行為感到無奈。我不知道這是母親唯一的遺憾，還是兒女們永遠的悲哀。我無權利教訓大家，我只能告誡自己。但我真心誠意的希望過了這天，明天後天甚至每一天都是父母的節日，你們認為呢？

鄉村三月，這個叫做查海生的男人的骨灰，被送回了母親居住的鄉村，就在房門前300多米的松樹林邊，壘起了一座土墳。從此，母親的視線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兒子的土墳。陪同兒子入眠的，是她的靈魂。在21年鄉下的風雨聲里，母親為他的兒子海生哭壞了眼睛。「海生」是母親在經久的歲月里，一直在她唇間不停呼喚的乳名。

